

楚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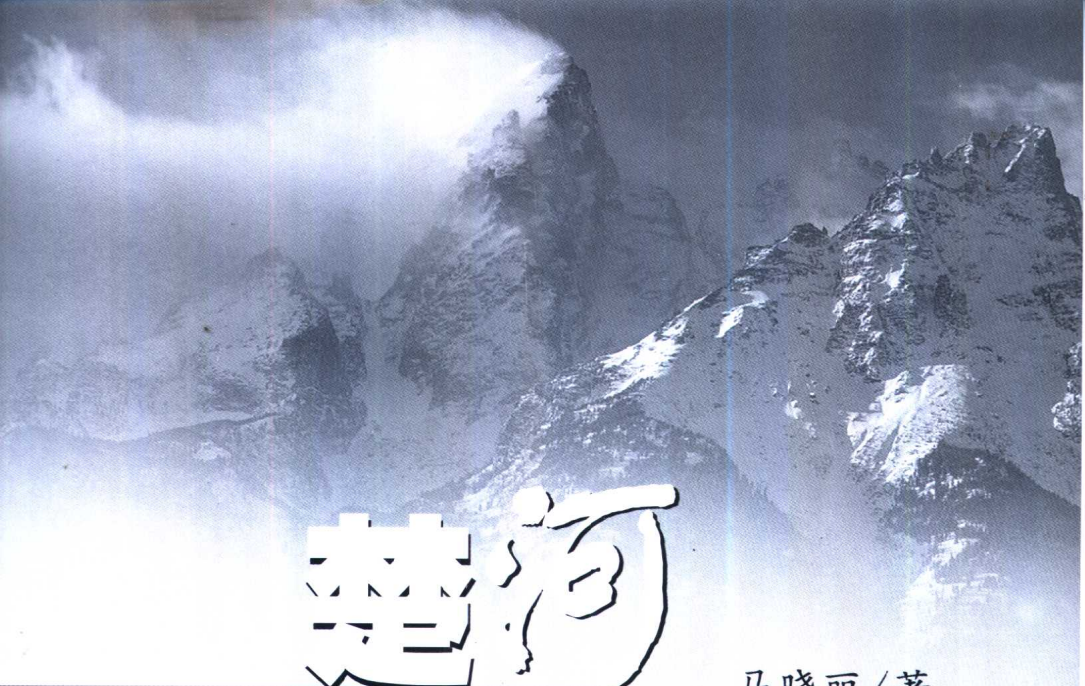
CHU HE HAN JIE

马晓丽 / 著

汉界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

楚河

马晓丽/著

解
放
军
文
艺
出
版
社

江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楚河汉界/马晓丽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2002. 2
ISBN 7-5033-1510-5

I. 楚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3234 号

书 名: 楚河汉界

作 者: 马晓丽

责任编辑: 项小米

装帧设计: 黄学军 郭业斌

责任校对: 吴 汇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E-mail: 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 三河天利华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364 千字

印 张: 15.125

印 数: 1-10,100

版 次: 200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510-5/I·1211

定 价: 27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several fluid, connected strokes.

，沈阳市人。1969年12月入伍。历任战士、护士、干事，现为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。

主要作品：长篇传记文学《光魂》；中篇小说《白楼》；短篇小说《夜》、《舵链》；散文《又是冬天》等。



楚河汉界

马晓丽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第一章

1

记得一开始我在地下室摆弄枪。

就像有什么预感似的,这段日子我老惦记着这几支枪。我这一辈子没攒下啥,要说在心里占点儿分量的恐怕也就数这几支枪了。

警卫员小齐把地下室那把大锁拧开后还赖着不想走,一个劲儿地嘟囔:“首长,你要拿啥就吱一声,让我给你拿呗,还用你亲自……”

我就不耐烦了,照他后脑勺给了一下子,说:“去去,没你啥事儿了。”这才把他轰走。

现在的警卫员呀,虽说还叫个警卫员,其实都是空顶个虚名。一个个水光溜滑的,瞅着挺像回事,可要身手没身手,要眼神儿没眼神儿的,中看不中用。哪像我们早先打仗那会儿,挑出来当警卫员的个顶个都跟精豆子似的。遇上点事,还没等你这边眨巴眼呢,他那边“噌”的一声早蹿出去老远了。那时候,部队

里的各级指挥员好多都是干警卫员出身的,我就是。不过,我一直不愿意提自己当警卫员的那段历史,因为我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,而且干的是张国焘的警卫队。

其实,从内心讲我挺不喜欢张国焘这个人的,不是因为路线的问题,是因为那一口大萝卜,这家伙曾经啐了我一脸大萝卜。

那是1935年的夏天,我们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退到川西和一方面军会师。一方面军在这之前一直都在长征苦战,遭了不少的罪,部队别提有多惨了。人,一个个黄皮拉瘦的,满队伍里见不到几套囫囵衣服,花花绿绿穿啥的都有。武器,大多还是大片刀、老套筒、汉阳造什么的。相比之下,四方面军这边就显得牛气多了,往那一站,一色的染青军服,一式的人字花绑腿,利利落落的。武器就更不用说了,长的有快枪,短的有二十响的驳壳枪,枪屁股上一串串的红穗子直悠荡,荡得一方面军的弟兄们眼睛里馋虫疯长。

张国焘当时心情好哇,不好才怪了!每次开会,张国焘都让警卫队长挎着两支二十响的驳壳枪,明睁眼露地大张着保险,虎视眈眈地立在他身后。警卫队长后来悄悄对我说,毛泽东这人不可小瞧,是个人物。说那种场面一般人都被震萎了,毛泽东却谈笑自若,时不时还哈哈大笑一阵。也不知咋搞的,警卫队长说,只要毛泽东那边一笑,他这边手心就开始冒汗,到最后竟生生攥出了两把水。

后来,毛泽东就不见张国焘的面了。张国焘到他的临时住处去了好几次,都被卫兵挡在门外不让见。张国焘觉得他够礼遇毛泽东的了,连自己住的房子都倒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了,毛泽东反倒把他挡在外面,就立时气白了脸,把读书人的斯文扔在一边满地乱转,逮住谁跟谁急眼。

不久后一、四方面军就开始交流人员了。带我出来参加红军的同乡油娃子找到我,说他要 go 中央红军了,让我干脆跟他一

起去算了。当时我很犹豫。我是跟着油娃子离家出来的，心里当然想跟油娃子一起走。但转念一想，历来当警卫的都讲究个“忠”字，从这个老理儿上讲，我哪能撇下首长说走就走呢。我就对油娃子说，这事来得太突然，我一时想不好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要是想好了就去找你。油娃子临走时一再叮嘱我说：“你可得快点拿主意哩。”

油娃子走后，我自个儿站在原地发了半天吃症，正拿不准主意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张国焘坐在不远处的大树底下吹凉。也不知咋的，我这两条腿就不由自主地朝那边挪腾过去了。边挪腾边想：是啊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的也得跟首长说说再做决定呀。我想，只要首长表示出一丁点儿挽留我的意思，我就铁下心跟着他算了。

正是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，劳累了一天的太阳强睁着昏黄的眼，恹恹地任坏情绪昏黄着一天一地。村口那棵老树被这遮天盖地的昏黄弄得无精打采，趑趄着身子硬撑着，眼看就站不住脚了。

无风。

走到近前我才发觉，树底下根本无凉可吹。张国焘手里攥着一个大青萝卜，正有一口没一口地啃着。他的脸也同样的昏黄，阴沉沉地坠着满脸的坏情绪。我心里有些发憷，张了几回嘴话也没说出口。正犹豫着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不耐烦地问了句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我赶紧上前敬了个礼，刚叫了声“首长”，嘴就瓢了，绊绊磕磕地费了半天劲才把大致意思说出来。

听我讲话的时候，张国焘的表情始终很漠然。我有点闹不准他到底是听呢还是没听，反正他从头到尾就没看我一眼，只管一口一口地下死劲咬那个大青萝卜，嘴巴里热热闹闹地“咔吧”着，嚼得我满耳朵眼都是萝卜声。

没想到，我的话还没讲完，他那张嘴就突然对准了我，还没等我反过劲儿呢，就听得“噗”的一声，满嘴的大萝卜就喷了过来，闹了我一脸。

我一个机灵蹦到一边，抹把脸就准备开骂，骂词都到嘴边了，又让我生生地给噎回去了。我憋住了。好赖当了几年的红军战士，咋说也懂得点上下大小的道理了，我就是性子再驴，也不会像从前那样逮着哪儿都撒野了。

生怕满嘴的骂词一不小心从牙缝里钻出来，我就死咬住牙根，一个劲地在心里发狠：

操！老子这就去中央红军！

操！老子这回跟定毛泽东了！

我一跺脚，扭头就往回跑。

转身时，我发现张国焘爆裂的嘴唇上竟然流下了一股殷红的鲜血。不知为什么，脚下突然就磕绊了一下，我硬撑着才没停下脚。

身后的太阳轰隆一声就掉下山了，像砸在了后脑勺上似的，震得我两耳轰轰直响。

天黑下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十六岁的心中突然生出了许多苍老的皱褶，生出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地老天荒的悲凉。

我头也不回地拼命奔跑着，任泪水在脸上哗哗流淌。

后来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个昏黄的黄昏，每次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我到底也没想透亮，为什么一个很偶然的选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使你躲过一场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。也许就因为心里存了这么个疑问，使我这个莽汉子在后来的每一次重要选择关口，都格外地谨慎、小心。我从没跟错过路线。

我就想，凡事总能找出个来龙去脉，从这点上说，兴许还真得感谢张国焘呢，兴许还真得感谢那口大萝卜呢！

装枪的那只铁皮箱有日子没动过了，上面的灰足有一指厚。

这只铁皮箱是我从一个日本鬼子的少佐手里缴获的。我挺喜欢它的，这箱子结实，铁皮箱体下面镶着一圈木头底座，放哪儿都稳稳当当的。最主要的是这箱子上装有两条兜底拦到上面的粗绳，是专为驮在马背上准备的，行军打仗方便得很。那些年，天天行军打仗，换别的箱子早就摔打烂了，就我这老伙计抗折腾，跟着我从关里到关外，从东北到海南，一气跑到全国解放，除了盖子上被炮弹皮穿了个洞，身上磕了几个瘪，啥毛病也没有。

解放后不再行军打仗了，也就用不上它了。有一阵子我老婆于恩华嫌放在屋里碍事，想把它搬出去。我咋说她也不肯通融，我就急眼了，发狠道：“你敢？！老子跟它可比跟你感情还深哩，你敢把它从这屋搬出去，我就敢把你从这个家撵出去！”她果然被我吓唬住了，再也没敢提这个茬。

后来，还是我主动把箱子搬到地下室去的。这地下室大，纵深足有十米来长。我就把一面墙上贴了些靶纸，没事就到地下室来瞄瞄准，摆弄摆弄枪。总得有东西装那些枪呀子弹什么的吧，我就想起了我的老伙计，给它派上了用场。

那时候，一下子没仗可打了，心里空落落地憋得慌。每回摆弄一阵枪离开地下室之前，我都忍不住拍着我的老伙计说：“我真羡慕你呀，能成天搂着这些枪弹，闻着这股子铁腥气，火药味，你比我有福！”

箱子上的锁有点生锈了，费了半天劲才捅开。一打开箱盖子，一股浓浓的枪油味立刻冲了出来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嘿，真他妈的舒服！

枪几乎是泡在枪油里,这是没办法的办法,我不能常摆弄它们,又怕生锈,只好委屈着它们了。不懂枪的人都以为枪是靠枪油来养活的,以为只要有了枪油,枪就不会生锈,就不会犯毛病了。其实错了。枪这个东西呀,是得靠人气来养活的,你得常摆弄它。擦枪是为什么?你以为擦枪就是为了擦擦灰擦擦锈?不,是为了用手摆弄它。是为了通过皮肤、体温的接触用人气来滋养它。是为了通过手掌的摩挲来熟悉它,跟它交流,跟它建立感情哩。没用人气养活过的枪,再咋的也是个死家伙,怎么用都不顺手。一旦被人气养活出来了,枪就变成了活物,就有了灵性,有了情感,有了生命。到了这个时候你就尽管撒开用吧。你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,是你的每一次呼吸,每一次心跳。你会发现它甚至比你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更加了解你。在你刚刚发现目标的时候,它就已经指住目标了;在你刚想把目标干掉的时候,它就已经击中目标了。

只有养活到这个地步,你才有资格说:“这把枪是属于老子的!”

我这些枪都是早年打仗的时候哩哩啦啦留在手里的。开始也没特意要攒下,有的枪是因为有了纪念意义,就想给自己留个念想,不舍得扔掉;还有的枪是实在太招人喜欢,看上一眼就再也舍不得手了。结果就这么一支一支地攒了下来,没成想竟攒下了十几支。后来上级几次要求把个人手里的枪全部上交,我就是舍不得交。但一支不交又说不过去,谁都知道,我们这些老家伙哪个手里没有几支枪呢?思来想去,我只好忍痛拣出几支交上去了。

交枪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哇,像舍孩子剜肉似的,心里真叫疼。剩下这几支我是下决心说啥也不交了,我就去欺骗组织。我说没了,都上交了。

欺骗组织的滋味也不好受,特别是当着黄振中的面。

黄振中把我交上去的那几支枪扒拉来扒拉去地看了半天，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：“噢？就这么几支呀？”

这小子就喜欢迂回作战，很少正面出击。我没吭声，我得沉住，等他火力暴露了再决定怎么动作。

直到我都快沉不住了，他才假装不经意地突然问了我一句：“咦，你那支勃郎宁呢？就是袖珍的那个？那支枪不错，好像是在山东缴获的吧？你给我看过的。”

我心里这个气呀，又不好说啥，就照直说：“那枪早就送人了。”

黄振中显然不信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问：“不可能吧，我死乞白赖地跟在你屁股后面要了半天，你都没舍得撒手，能随便送人？”

我说：“真送人了，在我手里还没焐热乎就被人要走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那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我还以为你是想留下送给于恩华呢，就没好意思下力气跟你要。没想到你倒送给别人了。”黄振中做出愤愤不平的样子说，“我说老周，当时我可是明告诉你了，我跟肖萍正处在关键时刻，只要能把这支枪送给她，我就能保证打赢这场持久战，顺利抓获她这个俘虏。可你……”

见他露出了侧翼，我赶紧抓住战机以攻为守，故意讪笑他说：“得了，我还不知道你？我早就看出来，凭你那满脑袋瓜的沟沟道道，就是没这把枪，也照样能把肖萍骗到手。”

黄振中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笑意，跟着就拖起了长腔：“不对吧，老周，那枪可是女同志用的呀。枪身才那么一丁点儿，男同志只能握住一个中指，不得劲呢。不对，你得给我讲老实话，到底把枪送给谁了？”又意味深长地笑着凑到我面前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该不会是送给哪个女人了吧？”

反正已经被他包抄了，干脆就正面回击吧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大声说：“老黄，还真叫你说着了，我是把枪送给了一个女人。怎么样？你这个当政治委员的还想管一管？”

说罢，我赶紧拔腿就走。我知道，再呆下去我肯定得被黄振中圈弄进去。除了打仗，干别的我都斗不过他，那小子太鬼。我可不想让他把我的底儿都套出来，他这人心思深得很，没准以后在哪儿等着我呢。

不过，我跟他说的这些话倒都是真的。

我是说，我的确是把那支袖珍勃郎宁送人了，而且的确是送给了一个女人。

3

箱子里有九支枪。严格地说是八支半，其中有支“汉阳造”的枪把子断了，只能算是半支了。

这支是“盒子炮”，也就是常说的那种二十响的驳壳枪，这家伙用起来最顺手，跟我的时间也最长。

这是支“王八盒子”，日本南部手枪，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。

那支大威力“勃郎宁”和这把“左轮 45”都是抗战后期我们军队手里最好的枪了，那时团以下干部根本捞不着用。

这支挺新的“马牌撸子”，是抗美援朝时缴获美军的，对了，跟它一起缴获的还有个大家伙“卡宾枪”……

我就喜欢叫这些枪的浑名，叫惯了。就像管自己家的孩子叫小名似的，又亲近又顺嘴，能叫出一股子陈酿的老味儿，特别够劲儿。

我那几个小子小时候都跟着我这么叫，后来当兵了，知道一点儿屁事了就想逞强。有一次，老大南征竟敢显巴巴地跑来纠

正我，说爸爸你别总“盒子炮”“盒子炮”的，跟个农民似的，一点儿都不正规。正规叫法应该是“毛一瑟一枪”。

我说，嘿，小子，你他妈的还敢来教训我？你老子玩枪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腿肚子里转筋呢！给我上军事课？扯！还是我给你上吧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这支“盒子炮”是毛瑟 M1932 式手枪，德国造，口径 7.63 毫米，全长 299 毫米，重量 1330 克，枪管长 139 毫米，装弹量 20 发，初射速度每秒 440 米。这种枪的特点是射程远，威力大，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木制枪套可以当枪托用来抵肩连发射击。怎么样？够你小子背一气了吧？告诉你，儿子，你老子是农民出身不假，可你别忘了你老子摆弄了几十年的枪，别忘了你老子可是南京军事学院出来的！论别的你老子也许论不过你，论军事这套，你还得老老实实在地跟我学！

老实说，我对枪真比对自己那几个孩子还熟悉。枪这东西和孩子不一样，枪是越摆弄越熟，越摆弄跟人越近便，枪不负人啊。孩子可就没准了，孩子这玩意儿你摆弄也不是，不摆弄也不是，弄不好哇，还越摆弄越生分呢。

前些天，三儿子和平突然回了趟家。我当时就挺纳闷，这小子从他妈去世后就没在家露过面，怎么突然想起孝敬我来了。还拿了不少东西，说其中一瓶洋酒就值几千块。其实，我根本就不待见那些洋玩意儿。如果他妈还在的话，我肯定早抬屁股上楼呆着去了。他妈现在不在了，我不好再冷着他，就在楼下客厅稍坐了一会儿。

这小子历来话少，这天却破天荒说了不少话。说他现在正在做一笔大买卖，说对方是有名的 MG 国际集团，还说这笔买卖对他很重要。

我一句也没听进去。我从来就不过问他的事。我们俩怎么说呢，用毛毛那丫头的话说，就是我们俩相互之间根本就不认识。

这话不过分。从小我就没管过他，甚至都没注意过他。一开始我是故意的，是要故意冷给他妈看。但到后来就变成习惯了，眼里、心里真就没有他了。我几乎不记得他小时候的模样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，只记得他有一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坏习惯：啃手指甲。

好像是在他七八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去楼上办公室找文件。家里二楼那个办公室归我专用，其他人很少进去。我正埋头翻文件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墙角里发出一种咔哧咔哧的声响。我还以为是闹耗子呢，抬头一看，却是这小子躲在墙角里，正专心致志地啃指甲。他啃指甲的样子很奇怪，眼睛死死地盯住一个地方，表情凶巴巴的，活像一头边吃活物边想坏点子的小野兽。我一把把他的手从嘴里拽出来，看到那些光秃秃的指头被口水泡得怪模怪样的，个个指甲都只剩下了一小点儿，上面还全是些里出外进的牙印子。显然，他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。

我懒得理他，就冲他妈去了。我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？你怎么能让他养成这么个怪毛病？你看他咬指甲那副熊样，哪像个男孩子？哪像我周汉的儿子？！

于恩华突然刀子似的剐了我一眼，我猛然发觉自己一不小心主动钻进人家的火力布防区了。我赶紧撤离阵地，但还是晚了。我听见于恩华在我身后狠狠地追了一句：“周汉，你还知道你有这么个儿子呀？！”

从那以后我就更不愿意管和平的事儿了，无论他做什么。

这些年，我只知道这小子在外面挣了不少的钱，至于他是怎么干的，钱是怎么挣的，我一概不闻不问，他也从来不讲。所以他这趟回家就显得格外反常。

他跟我讲他那些事的时候，我们俩谁也不看谁。他对着他吐出来的烟讲，我对没打开的电视机听。他说他这笔大买卖

已经谈得差不多了,就等 MG 国际集团的总裁定夺了。他说那个什么总裁有个特殊嗜好,喜欢收藏枪,而且对美国的“鲁格”系列的手枪格外钟情,特别希望能得到一支世界著名的“鲁格 08”……

“行了!”我打断他的话头,我明白这小子回这趟家是什么目的了,我说,“你不用再往下说了。”

他显然早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,决不想轻易退缩,干脆抬起头瞪着我说:“你误会了,爸爸。”他说,“我不想白要你的‘鲁格 08’。我买。”

我强压住直冲脑门子的火气,仔细地打量着和平那张少有表情的脸,心想:妈的,至少这小子还有一点儿像我,做事情喜欢单刀直入。

“你买?”我问道,“怎么买?”

“你出价,我照付。”他倒很干脆。

“你凭什么买呢?”

“钱。付人民币、美元都可以。”

“我是问你凭什么资格买?!”

他语调平静但语气很硬地说:“凭我是你的儿子,凭我现在需要!”

“放屁!”我“啪”的一声拍案而起,“你把买卖做到我家里来了,做到老子头上来了!你以为你有俩屁子儿就啥都能买了?你以为不管啥东西都是给钱就能卖的吗?!”

和平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:“我本来就没指望你能轻易卖给我,但是我不想放弃,我得尽力说服你。”

我说:“那好,你给我听着。这个家里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随便拿,但是,”我加重语气说,“就是不许惦记我那儿支枪!”说完我就扔下他上楼了。

我看到和平下意识地又把手伸到嘴边,若有所思地咬起了

手指甲，眼里罩着一股子青白的冷气。

我知道，这个兔崽子决不会就此罢休的。

4

其实，我早就知道大儿子南征和二儿子东进都挺惦记我手里的这几支枪，但就是没想到小儿子和平也会往这上面动心思。

南征和东进惦记枪很正常，他哥俩儿这口瘾是我一手摆弄出来的。他俩都从五岁起就被我逼着每天早上跑步出操。六岁时我就把他们扔到攀登架上爬，我在底下看着，不爬到最顶上不许下来。七岁就让他们吊在单杠上悠荡，八岁开始摸枪。

有那么几年，家里那个地下室简直就是我们爷仨的天堂。我在那里教他们识别枪，教他们拆卸枪、擦枪，教他们怎样插枪、拔枪，教他们如何瞄准、射击。这俩小子行，经摆弄。军事上那套东西一鼓捣就上道，就像前世有缘似的。

那时候，枪管得不像现在这么严，我那些枪就扔在地下室的铁皮箱里，从来不上锁。有时我不在家，这俩小子就让警卫员把门打开，自己在里面鼓捣。开始我没太在意，以为反正没子弹出不了事，让他们鼓捣去呗。结果没想到真就出了大事，差点弄出人命来。

那天我从外面回来，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“叭”的一声脆响。我这耳朵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，对这种动静最敏感，一听就知道是枪声。我二话没说，循着声音就往地下室跑，一脚踹开门，只见南征脸色灰白，一动不动地斜靠在墙上，离他脑袋一尺远的墙上有一个新打上的枪眼。看那架式南征是吓懵了，满脸惊恐直勾勾地瞪着东进，连眼珠都不会挪动了。东进在门边立着，半张着嘴巴呆呆地看着掉在地上的左轮手枪，浑身筛糠，牙齿磕得咯咯直响。